

◆ 安庆地理

# 老家

刘少勤



吉山青 李海波 摄

我十八岁当兵离开桐城，兜兜转转，终在南京立业安家。几十年闯荡天南海北，每年都要回老家几趟。父母亲走后，哥、姐家都有我和爱人的房间。南京离老家近三百公里。十多年前，回趟家不容易，现在回老家，坐高铁或开车两三个小时就可抵达。

周六上午到家，车停在三哥家门口。门关着，“大黄”守在一边，见我回来，站起身，摇着尾巴凑过来。那辆电动小三轮不见，三哥一准是到镇上溜达了。三哥住的房子是父母的老宅，大瓦房，地面平整，本由我继承，考虑到三哥病残后上下楼不便，我爱人主动将房子让出。

那年盛夏，三哥突发脑干梗死，在南京救治，病危通知书是我签的，我一堂堂军人在卫生间里大哭，三哥才四十多岁啊！救治的主任委婉问我老家亡人是土葬还是火化，一旁的医生说得直白，如果是土葬，建议及早办理出院，凡在医院病故一律送殡仪馆火化。三哥生病，我们一直瞒着父母，我跟大哥二哥商议，决定送他到更权威的医院救治。转院后，医生仍建议放弃治疗，我爱人不知深浅地拍板：“治吧，治到哪算到哪，成功了，世上多一哥哥！”从穿短袖到裹羽绒服，半年的救治和康复，三哥终于撑着双拐重回老家。

现在，三哥每月有低保和残疾补助，他笑说享受“特殊津贴”。

大哥家在坡上，两层小楼，红瓦白墙，不逊于城里的别墅。门口几棵桃杏树，红着嘴的桃、黄橙橙的杏压弯了枝头。树下摆着几只蜂箱，蜜蜂嗡嗡地飞进飞出。一只老母鸡刚下了蛋，扯着嗓子“个个大、个个大”地叫。

大嫂在镇上一家被服厂上班，早出晚归。大哥也不在家，猜想是为了犒劳我，到池塘里捕鱼摸虾了。正准备给大哥打电话，

他的声音清晰传来，循声望去，一只监控探头安装在三哥房子外墙上，镜头正对着大哥家门口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手机里现场直播。探头里有小喇叭，他说半小时后回来，门锁换了智能的，密码是他跟大嫂的生日组合，让我进屋自己泡茶。

大哥、二哥合伙开垦一片荒山，有机种植绿茶，茶叶不愁销路，乡亲们称他俩是“开发银行行长”。大哥的儿女大学毕业后，一个在省城立业成家，一个是部队中校军官。二哥家的姑娘在县城幼儿园当老师，二小子退伍后在村委会当主任。三哥家的丫头情况特殊，当年父亲重病、母亲出走对她学习影响很大，现在跟

人一起做电商。

上二哥家去看看。四周静悄悄的，鸟鸣声声，长长短短，忽高忽低，像男女青年在旷野对歌。茶叶采摘结束了，二哥外出做工程，二嫂在县城带孙子，隔三差五回来一趟。二侄在村委会忙着，一般周末回城。二哥家铁将军守门，门口树荫下几十只蜂箱，嗡嗡的声音让我汗毛竖起，其实蜜蜂对人友好，不会主动发起攻击。听到我的脚步声，院子里的鸡鸭鹅扯着嗓子叫。贴着窗户瞅向屋里，一股新榨的菜油香钻进鼻孔。

“小辣椒，小辣椒！”是二侄儿的声音。跟大哥家一样，二哥家二楼走廊处也有监控，我早已出现在二侄儿的手机里。家乡一大怪，

“叔叔”叫“椒椒”，外甥喊“大外”，外地人云里雾里。这里有故事，据说跟清朝老宰相张英有关。

二侄儿说在村民家走访，晚上请我吃饭。

折返回大哥家，大哥、三哥都回来了。三哥胖了些，春夏季节对他身体恢复有利。大哥老样子，茶季结束又打理茶园、收割油菜。儿女们不让他外出接工程了，他在家也闲不着。我跟着大哥去菜地，空心菜、苋菜铺展在地上，青的辣椒，紫的茄子，黄瓜、豇豆长长短短地挂在架子上。大哥下厨，中午一桌子菜，兄弟仨一人一罐啤酒，不一会就是三张关公脸，我几次抬眼，跟墙上黑相框中的父母对视。

傍晚，太阳离西山口还有两三丈高，大嫂、二嫂一前一后回来了。晚饭还是在大哥家吃，菜比中午多，大哥坚决不让二侄在饭店安排。二侄带来一瓶好酒，我看看酒，又盯着他的眼睛，没说话。“小辣椒您看得我头皮发麻了，酒是我刚买的，手机里有付款记录。”他打开手机屏幕，我真看到了记录。“小辣椒您教导我，村干部为老百姓服务，心要守住，我记着呢！”

菜端上桌时，姐姐、姐夫踩着点进门，“太客气了，给我准备这一大桌子菜！”姐夫说着俏皮话。姐姐、姐夫都七十出头了，身体硬朗，他们是从地里直接过来的。

家人团聚，我们都很开心。聊起父母在世的日子，姐姐伤感，说她没尽够孝心。三哥说他当年生病要不是全家总动员，他的坟头早就长草了。我说一家人、一条心嘛。姐夫说他命中带土，一到城里外甥家就生病，一回庄稼地就来劲，姐姐说你喝了酒就更来劲。

灯光下，父母亲的遗像擦得一尘不染，他们的目光一如生前，一个柔和，一个犀利。

故土印记。年少不知故乡好，只觉群山闭塞、乡土平淡，一心向外突围；人至中年，阅尽世事浮沉，才懂青山厚重是底色，故土烟火是归处。

从前的我，一直拼命挣脱故土的牵绊，以为远方才有天地；如今的我，早已与宿松牢牢绑定，剪不断、扯不开、放不下。她藏在我的口音里，刻在我的骨血里，融在我的乡愁里，成为我余生最安稳的归属。

我终究是老了。褪去了年少的轻狂执拗，多了岁月的温润柔软。见过他乡的繁华喧嚣，看过世间的起落沉浮，才明白所有的奔赴与漂泊，终有归途，而我的归途，最终还是宿松。

故乡好友总是善意邀约，一起去山里寻古采风，可每次都是嘴上说去，回去就没时间了。余生最朴素的心愿，便是慢慢补上以前的亏欠。择闲暇时日，踏足宿松的群山，登一次罗汉尖，吹一吹故乡的山风；走一遍白崖寨，触摸千年的山石纹路；漫步山间乡路，看遍故土的朝暮晨昏。把年少疏忽的故乡山河，一一看尽。

人生最大的圆满，莫过于年少出走有底气，中年归来还有故乡。

◆ 边走边看

# 半生远路，一生宿松

胡子

往，只在寒暑假。漫长岁月里，曾经整整三四年，不曾踏回这片土地一步。前前后后，很多时候也只匆匆来回，来不及深入，更无法走遍这些山水。那时的我，心在山海，无惧别离，故乡只是逢年过节打个照面。

博士毕业后的十年间，宿松于我，近乎虚无。

我一路奔赴学业，埋头书卷，从青涩少年读到而立之年，满心抱负，眼里是前路坦荡，心中是山河远方。那些年，我扎根他乡、奔走四方，追逐前路，追逐理想，追逐世俗眼里的荣光。宿松的山山水水、烟火日常，被我远远抛在身后。只有别人问起籍贯，我才恍然，侃侃而谈安庆再谈宿松，彼时的宿松，印象还停留在读书时的人民路、百货大楼和凉亭火车站。松本兄笑侃我：“在宿松读书时，目光所及皆是湖区、丘陵地区，对西

北部的山区了解不够。”我惭愧：“连湖区都了解不多。”

转眼十五年匆匆而过。如今我已四十五岁，上半程都随波逐流，站在中年的渡口，看过世间，走过南北。

中年后才发觉，走得再远，这一路，终究是离不开童年，走不出故乡。从前数年不归，毫无惦念，如今时时思归，心心念念皆是宿松。喜欢翻阅宿松的新闻，还有不曾知晓的历史，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山川、烟火、故土人情，都在岁月沉淀中慢慢苏醒，在心底生根发芽，化作绵长的牵挂。

三省交界的宿松是奇妙的，兼具山河之盛。北部大别山余脉层峦叠嶂，青山叠翠、风骨凛然；中部丘陵起伏，烟火村落散落山间，温柔静谧；南部长江奔涌，一江四湖串联成诗，江风浩荡、水光潋滟。一草一木，都是独属于我的

人到中年，难以绕开的，或许就是年少时不曾放在心上的故乡。如今，我时常暗自惆怅，自己对宿松的了解，实在太少。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，其动人的风骨藏在北部连绵群山里，可我半生漂泊，竟一座都未曾踏足。

巍峨的罗汉尖守着皖鄂边界，沉默伫立千年；白崖寨藏着南国小长城的沧桑，山风裹挟着松滋古旧余韵；还有严恭山、陈汉山、柳坪山，绵延起伏，铺展成宿松厚重的底色。我却只是遥遥听闻，从未登顶远望，从未触摸过它们的肌理与温度，真是遗憾。

记忆里的故乡，停留在中学毕业前。那时少年意气，眼里装的都是远方，总想着尽快挣脱故土的方寸天地，奔赴更辽阔的世界。

从程集中学毕业后，我与宿松的交

